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四

總錄部 六十四

讓

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于故先王之訓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正之位讓而就賤若大伯伯夷之倫仲尼曰可謂至德又曰古之賢人此其大者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也其餘官秩之命封爵之拜或推之於賢者或移之於所親或堅辭不當或固與乃受皆可以崇廉耻之道激趨競之俗垂於方策為之大訓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者斯之謂也

吳大伯

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大伯

大伯弟仲雍皆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

允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伯夷叔齊孤竹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鮑叔牙齊人也桓公使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

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操作事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以操作事忠信可結

於諸侯臣不如也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袍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抱擊鼓推夫管子民之父母將欲治

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陳完字敬仲陳公子也齊侯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羈奇也旅客也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

負擔弛去離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乎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以死自誓使為工正

宋公子目夷宋桓公之子也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

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

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遂走而退

子良鄭穆公庶子也公子宋子公與子家公子歸弒灵公穆子

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也以順則公子堅

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

趙襄晉大夫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肯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光軫之謀也却穀卒使先軫代之肯臣佐下軍

公子臧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兄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而執之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禮命不拘常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

吾節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句須魯施氏之家臣也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

宰句須告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邑使為宰讓鮑

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告對曰能與忠良告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

躬之子公孫嬰齊也初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譜文子於晉晉人執之却犖之妻聲伯外妹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却犖欲予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若成叔之邑信讓耶柳知曰其不可耶對曰吾聞之不厚其祿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若成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在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若成氏有三卜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其身之不能定焉能與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豐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吳季札吳子乘之子也乘卒長子諸樊立既除喪將立季札諸札

樊少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危於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

大子而自立事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之以成曹君君子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孔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

讓原季晉大夫公文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

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三德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伐原

使孤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毛也不在位

不敢聞命乃使孤毛將上軍孤偃泣之孤毛卒使趙衰代之辭

曰城濮之後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平伐有賞伐功善君有賞能

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倫出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鬼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

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韓獻子為晉上卿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

將立之代厥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

取非禮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在位者不躬親

言已有疾不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

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

之致大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

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言起有德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

大夫

士甸晉大夫襄公十三年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

為將命軍師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甸將軍辭中曰伯游長伯游昔臣習

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大將將中軍士

不以已賢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甸佐之故如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卒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

位如欒黶將下軍魏降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師將

故皆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

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太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沃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刑法也

張老晉大夫悼公使為卿辭曰臣不知魏絳夫絳之志能治大

官其人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疾於刑其學不廢先人之職

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

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公子啟楚昭王兄也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奉今棄明遜讎

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

亦不可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子問退曰王君舍其子而讓

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君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容發也閉塗不通外
倖也越女昭王妾章惠

公子郢衛灵公子也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子南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前曠奔无大子不對他又謂曰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天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鄉大夫士君命祗辱立言適當以禮典內

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死為

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前曠之子出乃立輒公也夫公適孫

齊淳于髡齊王欲以傳大子髡辭曰臣不肯不足以當此大任

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

漢張良初以成信侯從漢王漢王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

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

韋玄成宣帝時為大河都尉今東平郡本為齊東郡後王國除入河郡玄成兄弘為

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

勅令自勉恐其有罪見黜為繼嗣故令以疾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

不肯以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

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債等與宗家計議博士

姓義名債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共矯賢令麓記使家丞上書言大行為文書於大行以言

其事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

玄成深之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便利大小

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

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

丞相史乃與玄成書即案驗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

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

子之所托名也名聲也僕素遇陋過為宰相執事過謬也願少聞風

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少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

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枉屈也使得自安衡

門之下衡門謂橫一本於門上負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兄弘太山都尉

張延壽歷位九卿既嗣卿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八歲千餘

萬延壽身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

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

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後漢朱鮪為更始大司馬更始封為膠東王鮪辭曰臣非劉宗

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

郭丹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更始敗歸鄉太守杜詩請為功曹

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

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大中之所事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也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

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

兵保境謀共立師初以位次咸共推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

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

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

桓榮為議郎建武中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叶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而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

桓郁榮子也以父任為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與兄子汎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王閎樂浪郡人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遠

東閎與郡功曹史揚邑等共殺王調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

杜詩為南陽太守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時來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反旅謂班

也師海內協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一猶聖德威侮

三蚩二蚩謂西陵雲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

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師之情功臣之望真一休足於內

郡休足止然後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

衆陛下雖蚩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

忿驚之師驚擊也无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師和睦士卒鳧

藻言其和睦觀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師自厲

士卒之復復謂優寬也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士卒則比得於何者即則人百其勇

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

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侯振旅之重臣復厚賞加於

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棄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詩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又竊祿位今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狀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折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也建武二年為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大守呂羗俱脩滌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之羗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推博士以避恭羗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鍾典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為中郎將詔以經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典受章句封閔內侯典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先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雅典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典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丁鴻字考公潁川定陵人鴻父緄建武中為河南大守以功封陵陽侯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

死不飢嗆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

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對自於放棄逐求

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後同學鮑駿責以大義乃還就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邾中興初以封功郎候仕至勃海太

守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弟荆鳳明帝高其節下詔

許焉後終於大傅錄尚書事

劉愷字豫伯愷父般為宗正封君業侯卒愷當襲爵讓與

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章帝美其義特

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

逵上言書之詔特聽焉後為太尉

李卻為司徒時比鄉侯病卻陰與以府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

程等事先故卻功不顯明年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卻潛圖大

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卻涉都侯辭讓不受

徐衡父防封龐鄉侯卒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出

就爵

郭賀太傅鎮之子也鎮封定賴侯及卒賀以長子當嗣爵讓與

小弟時而逝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

受封累遷至廷尉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

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

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

見去亦以病免

一日雷義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許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
與陳

耿國牟平侯况子也建武中為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
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

桓焉為太常順帝為皇太子被廢焉與太僕來歷諫之不能得
後順帝即位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

楊賜為太尉免後桓帝得賜所上張角奏賜初為司徒上言張
角滋暴切勅州縣簡

別流民以孤
其勢事留中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詔封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賜與大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

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

魏王修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召為主簿舉孝廉脩

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笑季之原可

謂不患无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操清
潔可歷試難謀而先過惠訓不倦餘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先尔

于王庭其
可辞乎時天下亂遂不行後為太常

蔡邕陳留外黃人也同郡申屠蟠有節行邕深重之及被州辟

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

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温輕重不為

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邵為主簿不行

崔琰清河東武城人也初為武帝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讓

即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

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巖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張昭進之於大帝帝以為騎都尉從

事主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帝以峻代肅督兵万人鎮據陸

事主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帝以峻代肅督兵万人鎮據陸

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曰撲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帝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陳表字文興武之庶子也為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後追錄功臣封表兄修為都亭侯修卒乃封表為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延大帝不許

晉荀崧為尚書右僕射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厥年各數歲崧與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固嗣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長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衛瓘為征北大將軍以功封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為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裴頠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其兄子憬為白衣頠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之誅也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且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諛時尚主故帝不聽頠後為侍中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止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

顧衆吳郡吳人為蟠陽太守王敦遣逆欲以為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

熊遠字孝文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情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

前燕陽鶩仕慕容暉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昂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

前秦王猛仕苻堅為冀州牧堅召猛為丞相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後為尚書令轉司徒錄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其數後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氏異周仍世載詠玉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叅踞大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致相匈奴唼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為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惧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鑒竟不從

朱叅景玄與宗子也與宗薨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議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懃訴備彰存沒庶槩素請有繫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彛典宜全而哀歎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諫之風

孔顛會稽山陰人初為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領南義陽太守

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日記室之局寔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
或居之顛遜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編貶有編於疲農直
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汴風舞潤馮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
敢冒昔之學優文富猶尚斯難况顛能薄質魯亦何容易顛聞
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顛雖不敏
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
者也伏願皇天明照其心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
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且須通才敏思加性情倫密者顛
學不綜實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左方
斯非濫顛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
爝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
能奪遂得免

談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厚施始優渥義季不
南齊吳達之義興人也少有義行為鄉里所稱郡命為主簿固
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二年詔
表門閭

褚賁淵之長子也建元初為侍中淵卒上表稱疾讓封與弟泰
永明八年泰改封也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霁許詔之
梁陽公則為中護軍寧都危公則卒子髡嗣有罪國除高祖以
公則勲臣持詔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後魏李承字伯業鎮國大將軍燉煌公寶之子也太武時為爵
姑藏侯寶卒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文成

時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卒

裴詢為散騎常侍時大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躬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

封萬護父勅文為鎮西將軍賜爵天水公獻文天安元年五月卒萬護以長子護爵於弟翰於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危趙辟惡子元伯讓弟其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王肅為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崔光韶初除奉朝請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伯光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大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叅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武

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

崔光為侍中領著作與李彪共撰國書光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其子勵除秘書郎中以光父為著作固辭不拜

踞恃慶陽平清淵人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大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

盧同為撫軍將軍兄瑋少多大言常云公卿可至致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廼身二陞以加瑋遂除瑋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竇瑗字世珍遼西洛陽人也為尔朱荣北道大行臺左丞從荣東討葛荣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伯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
李鎰相州刺史晏世之少子好學博通諸經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盧道將字祖應秘書監淵之長子淵卒襲父爵固安伯而讓其弟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後為燕郡太守司徒司馬

韓子熙麒麟之子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麒麟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家賜爵讓弟仲穆

北齊段韶為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以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啟讓繼母弟寧安文宣受禪別封霸城縣侯韶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

司馬子如為太尉兄子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昌湏縣公廼授膺之

封隆之為儀同三司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

李元忠為太常卿殷州大正中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後周揚寬事魏為華州別駕孝莊反正拜州華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孝武未請以澄城縣伯讓兄穆詔許之

陸通吳郡人也父政為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封爵中都縣

伯通以軍功又別封都昌伯及正卒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弟逞襲之

隋乞伏慧馬邑鮮卑人也為大將軍豫平尉廸功進位柱國賜爵河西郡公邑二千戶賚物二千二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義者論之

楊文思父寬開皇初為左光祿大夫封正平郡公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唐徐世勣父盍為上柱國舒國公詔宜封濟陰郡王食邑五千戶盍後竟辭王爵許之

劉審禮刑部尚書彭城郡公德威之子貞觀中為左驍衛郎將丁父憂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

許誠惑當襲爵讓弟誠言誠言固辭竟封誠惑制曰鴻臚少卿許誠惑門襲建侯地應立長而業存友愛嘗推邑以成名弟且能賢復讓封於義嗣是彰德舉足附前徽宜取正於承家俾有明於合禮可封監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泉獻誠高麗人也則天天授元年遷左衛大將時內出金銀寶物令宰相於南北衙文官內擇能射者五人共賭之內史張光輔先讓獻誠為第一獻誠復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之摩之又讓獻誠既而獻誠奏曰陛下今簡能射五人所得者多非漢官也臣恐自此後無漢官功射之名伏望亭寢此射則天嘉而從之

孔戢字方舉父岑著作即屬季父巢父死難德宗憫悼加等俾

與子姪一人官因授戢修武尉戢以長兄未仕固乞廼授後終
京兆尹

梁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劉建峯據湖南諸郡州不賓
命都將馬殷討之暮歲未尅而建峰為部下所殺軍亂隣寇且
至是時佶為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
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
能不如馬公况明庭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上亦不疑
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并陞讓因帥佶即趨下率眾抃賀
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為行軍師馬垂二十年

監本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五

總錄部 六十五

誠感 陰德

誠感

禮曰至誠如神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夫
鍾最灵之質陶中和之氣精懇內激冥期潛會乃至湍流自却
金石為開集天澤於旱暵燭異光於幽晦神交於薨寐德柔於
猛鷲殊類擾狎竒徵協應以至嶽灵通感海神助順品物效祉
纍囚不欺斯固由衷而發寂然而通以至情而格於神明君子
之為貴者也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

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

漢李廣嘗出獵草見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位至前將軍

王尊成帝時為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幼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廼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後漢許楊汝南人太守鄧晨署楊都水掾使復立鴻郤陂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

聞忠信可以感灵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光火照之時人異焉

陳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諒輔廣漢人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天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丞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尽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激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元伯卒式忽薨見元伯玄冕垂纓

而履屣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尔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
忘豈能相及式恍然寤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謂往奔喪太守
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
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定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
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自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式後位至廬江太守

魏管寧北海人避難至于遼東所居左右無闕訟之聲禮讓務
於海表文帝即位徵寧將家屬浮海还郡寧之還也在海中遇
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感莫知所泊

望見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
神光之祐也後復以安車徵之會寧卒

宋冲南安人居近夷倍羗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為訓邑里
化之踳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晉稽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始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
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
逸如此官至中散大夫

徐苗有志行嘗宿亭舍有神告亭壞遽出得免苗雖徵辟皆不就
東晉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督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
注衆謂督城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其雨零我

悉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哲官至尚書郎

陸機吳郡人有駿犬名曰黃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後河間王顥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董景道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聽屢徵皆礙而不達以壽終

顏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聃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為光祿勳致仕卒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緋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溥誠所感也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苔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彰時猛獸為暴入室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常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常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於其室前羅含為常侍侍中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

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

士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道之者遂奔揚佗期佗期以為
洛陽令

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
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舡尋求之經純妻
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
船所冒小即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泣答曰若安全至
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
喪幾沒述踴泣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
嘉之述後位至吳興太守

南齊江泌性行仁義衣弊屨飢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中身
無復蟲後武帝以為南康王侍讀卒

顧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
道解陰陽書詔以大學博士徵之不就

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廣州叅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
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虞原為晉平太守郡舊出鼪虵膽可為藥有餉原虵者原不忍
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復還故
處原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盧度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
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頃史見兩楮流來接之
得免復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
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永明末以

壽終

何點盧江瀟人也累徵不就少時嘗患渴廁積歲不愈后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刑貌非常授丸一搗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

何喬居虎丘西寺講論經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往來趨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後詔徵為侍中不就卒

韋鼎初為梁郡陵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物流至鼎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陳王固為梁元帝相國戶曹屬掌管記昴于西魏固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於固前跪拜

後周王思政初為太祖丞相中軍大將軍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郡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携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將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明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人神矣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佩刀橫於膝上覽携蒲拊髀擲之比太祖上之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竒待更深轉驃騎將軍

李遠為都督掌校獵於莎柵見石於藁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黃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年六歲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王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雅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次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叅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招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郭雋字弘文大原文水人家門雍穆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唐裴寂字玄真年十四州補主簿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京詣師輩至華岳因祭神而祝曰裴玄貞窮困至此敢修城謁神神之有矣鑒其違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四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經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期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異集詣獄歸因是知名

王隴德本馮翊王藏仁之蒼頭也藏仁父母先沒未獲合葬既而從役物故其妻孀居旁無親屬隴德迎致其屍并其父母而葬之因盧其墓以負土成墳每雉悲鳴於墳上焉太祖幸長春宮記表其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為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義負前脩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矣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度數歲改授沮水丞

歸崇敬大曆中為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眾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人凡數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息竟免為害

李康威少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度分則獲一大魚俄有餌釣者隨手持之得鯉魚長三尺餘人甚異焉後果鎮幽州

後唐內臣張承業為監軍夾城之後遺承業求援於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右渡河春水方泮凌澌奔蹙艤舟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水無患既寤津吏報曰河水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踵冰解

周徐台符晉末為翰林學士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性好嘶鳴及自虜中迴常露宿於草中雖胡騎連郡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為積善之所感也段希堯初仕晉為右諫議大夫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越攝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

陰德

夫明晦之際雖則有殊而善惡之報誠亦無惑是以為善則錫之福而昌厥世為惡則降之咎而殛其身蓋如影響之相須符契之胥合者也若乃濟危難恤羈孤慎罰緩死以存乎性命危言切諫以伸手幽寃殆及骸骨之類鳥獸之徵莫不形惻隱之心成全活之惠故能息洽於物慶流於家成必大之徵享無疆

之祐貽孫翼子乃公乃侯足以見天道之不誣人情之可復者
爾魏顆父武子為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疾病疾甚日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秦之力士杜回蹟
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
命余是以報

韓厥晉人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扞臼之義
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
為諸侯十餘歲宜乎哉

孫叔敖楚人初為兒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
曰吾聞見兩頭蛇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母憂汝
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死不

漢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
郡邸獄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長楊五柞宮並

在蓋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

條中都官詔獄繫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

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
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聞因劾奏吉武
帝亦寤亦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

及四海矣吉拒開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于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及曾

孫立是為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善孫連遇吉絕口不道

前思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功也後帝知吉有厚恩封吉為

傳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

其生存也紼繫印之系也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

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于定國父子公史失其名其問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問門里門也于公謂

曰少高大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究

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王翁孺為綉衣御史逐捕郡盜及吏畏懦逶遛當坐者翁孺皆

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

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十人一云比干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

湯爭雖不能得然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

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

騎滿門覺以論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

兩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策符狀如簡長九寸凡九

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

有男六又生三子宣帝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臣欽

若等曰案後漢書比干生蜀即太守壽壽生京輔都尉顯顯生光祿大夫鄆鄆生濟南太守寵七生五宮中即將敞也

鄧禹為太傅嘗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

有興者禹子陔又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况訓為使者修

石曰何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訓子篤悝弘問皆

封万户侯訓女即和喜皇后也

虞詡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

存寬冬月怨每

上其狀常流涕隨之掌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為司隸校尉尚書僕射

梁商曾祖父統更始二年為中郎將安集涼州商女即順烈王后也后少善女工好讀書史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為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與此女乎

袁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明臣帝章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為太尉陽四子長子平七弟成在中郎將成弟逢七弟隗皆為公

楊震華陰人父宝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為蝼蟻所用宝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人愛救拯實感戍濟以白環四枚與宝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臣欽若等曰按後漢書震與子秉曾孫彪俱為太尉孫賜為司徒

王恠廣漢都人新嘗詣京師於空舍見一書生疾困恠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拾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即鬻一斤營其

殞葬餘金悉置棺下久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初到
之日有馬馳入亭中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
於縣以歸忱後乘馬到誰縣馬逸奔走牽忱入宅舍主人見
之喜曰今搗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
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
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
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任何意卿乃
葬之大息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馬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
休息自迎彥喪餘金具存忱由是顯名

晉孔愉以討畢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
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
龜左顧三鑄如初工印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毛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
放於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
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
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
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手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
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後遇高允為中書侍郎轉令禁監評刑三十餘載中外稱平以
孝文大和十一年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左中書有陰

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尤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循往脉視之告以無恙循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玉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唐徐有功則天時為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搆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義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累迂司刑少卿以諫奏往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馮先是潤州刺史竇孝謹妾龐氏為

奴所誣當坐斬有功明其無罪於是龐氏減死有功至則天長安中卒玄宗踐祚孝謹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迂恭陵令

陸元方則天時為宰相臨終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元方子相先為玄宗宰相景債為監察御史景融為工部尚書景猷為屯田員外郎景喬為庫部郎中皆有美譽

裴度為東都留守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王涯賈鍊舒元與等被誅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不獄評劾欲加流竄度上䟽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十五

其工親野之全折者幾十卷
典考對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不憚勞苦其歸職門人知之者幾十百人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六

總錄部六十六

訓子

傳曰父慈而教蓋父子之道篤乎天性愛之所鍾咸欲其善誘
掖最導必以義方兼資以恭獎勵其志故士之克荷世德有立
於世者未始不先乎嚴君之誨也是以子之能仕則曰父教之
忠不就師傳則曰父之罪也然則於其幼也常視無誑及其長
也弗納於邪至于女子之有行亦結褵以申戒故能宜於夫族
正其家道至於天倫致美義篤於昆弟猶子均愛情厚於諸父率
有嘉話申乎勸率并而述之咸可尚矣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

以國驕人又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也已之親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以用也怨不見所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

逆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君子於其身也且猶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况教其子孫乎

范武子晉大夫也將老老致仕初授隨故曰隨武子召文子曰爨

手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土會之子爨其名易者寔多易廷詩曰君

子如怒亂遮遑沮君子如祉庶亂遑已詩小雅小遑速也君子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欲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

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欲子逞其志庶有豕乎豕解也欲使卻

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乃請老後文子暮退於

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奏客度辭於庚隱也謂以隱伏說

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能讓父

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久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析委笄委貌冠笄簪也

孔子謂其子鯉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周南召南周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五教之端故人而不

為如向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以為伯魚孔子之對

曰未也嘗獨立獨立謂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

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

日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子聖人之後

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屬

公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公

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

三命茲益恭故罪銘云

三命上卿也考父廣之鼎

一命而倭

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體於是粥於是以

餉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

年少好禮其達者歎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曾參仲尼弟子也參有疾其子曾元抑首曾華奉足曾子曰微美

吾無顏氏之言吾何以告汝哉雖然君子之務亦大有之矣夫

鹿以山為畢而增巢乎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墮坑穴乎

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故君子能無利害義則辱奚由至哉

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迺父嫂如事迺母也

迺汝也

石奮踈石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徒居陵里

茂陵邑中之里中子

肉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恐肉祖謝請罪不

許舉宗及兄建肉祖萬石君讓曰肉史貴人入閭里也中長老

皆老匿而肉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此深責之也言肉史貴人正固當也

迺謝罷慶

去

告令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王吉為昌邑中尉坐昌邑王淫亂不能輔道被刑後戒子孫毋

為王國吏子駿迂趙肉史道病免官歸

韓延壽為左馮翊棄市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
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
尹賞為執金吾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賤免追
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
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
京兆尹皆尚威嚴

後漢陳寵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
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新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

怒而撻之

丹怒撻之五十

令寄縵以祠馬

寄帛二匹以祠馬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

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丹官至太子太傅遜位卒于

家

譙玄隱藏田野終公遜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學業玄
獨訓諸子勤習經書

鄧禹為太傅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為後世法

馬援為伏波將軍兄子藏嚴敦並嘉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
趾遣書戒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
於結搗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
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後果
為仇人訟免官軍士子無不哀其死並為請西歸諱於外
竇武為城門校尉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相厲戒猶不覺悟乃上書自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
先受罪由是紹更撙節大小莫敢為犯

鄭玄北海高密人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
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
之域獲近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
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闔戶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蒙赦
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
宰相唯彼數公懿得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
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
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
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崇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尔以歸老
余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命君之命問族
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
之咨示煢煢一未嘗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讚勿

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至致聲稱
亦有榮於所生可不勝念邪吾雖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
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壅
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
暮其後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
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公車徵為
大司農玄以病自乞還家

魏李豐年七十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莫不注意後隨
軍在許昌声称日隆其父不顧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

劉廙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得在於賢不可不
祥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物務合黨眾違先聖交友之義此非

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
不實此直攬世治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後為諷
所引故及於難廙官至侍中卒

王昶嘗為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
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
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
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
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
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考矣若人不篤於至行而背
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
有彼此之患此三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弥甚

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知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哉欲使汝曹立身行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扞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推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甯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有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儉
之人近猶不可况於對校乎其害深矣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
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
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匿驅
動後生雖刑於鉄鉞大為驚戒然所汚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若夫山陵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
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
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
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州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
其為弘曠輕不足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
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而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
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
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
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
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
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
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士
尚忠節其處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
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昶位至司空
蜀向即字巨達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
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和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永靜得所安

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子之小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
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
貴汝其勉之即終於右將軍

吳潘濬武陵人為太常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害濬子翦
亦與同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尔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糴餉之在遠
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䟽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顧雍為丞相時太常嫁從女女顧氏甥故召雍父子及孫譚
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帝極歡譚醉酒三起舞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合垢為德臣下以恭謹

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
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之門戶
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酒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讓
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晉王祥為太保臨薨訓其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
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
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子皆奉而行之

夏侯湛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尔弟淳琬
瑄謨摠贍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死喪之感兄弟孔懷
又曰周之有志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

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听砥礪乃性以听我
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
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
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昏及以見于皇曾祖愍侯寅亮
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啟士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
厥其以允釐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
之恩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
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百家衆流不
探頤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
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
罔極惟以奉於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愷于
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
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
文我后丕孝心其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使惟伯后聽
明獻知弈世載德用于茲友我后我惟丞丞是虎罔不克承厥
誨用增茂我敷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肯唯予躬
是惧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跡是
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
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悴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亂
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敷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失
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

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
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於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為
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
不秦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於不言行行憾于
神明若乃恭事於蔡姬敦穆於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
乃千里承師矧乃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
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郡群弟夫祈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
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精粹平理謨茂哉雋
哲寅亮摠其弘庸簡雅瞻乃純鑠惠知惟我家蔽極否於義訓
嗟尔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手乃亦不敢忘汝之闕
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于之長於仁未見于之長於義也瞻曰俞
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摠角以逮予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
學於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弼予之纖介
翼予之小庇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過改惟冲子是賴予
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人且直廉而不劇肅
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與迩可遠在茲
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
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常
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
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動厥
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
乃持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

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我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曰評德恭哉訓異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康哉湛官至散騎常侍

阮籍為步兵校尉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

咸字仲容籍兄子

汝不得復尔

荀最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最後為尚書令卒

庾袞有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荊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

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篚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袞雖州郡交命察孝廉舉清白異行皆不就

劉殷為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大史公二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常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東海王越鎮許時王承為記室叅軍越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不益者淺体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義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承與阮瞻

謝鯤鄧德俱在越府越又與瞻等書曰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
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開豫周旋誨接不大誠力謝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食常
五椀盤無餘有飯粒落席間輒食以噉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乎昔時意今吾
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其存之

謝混與族子灵運瞻曜晦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因酣宴之餘為
韻語以獎勸灵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康樂灵實有名家韻加

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体遠識宣明穎達且沉雋若能去方

執稷三才順阿多標獨解阿多羅弱冠慕華裔質勝誠無文

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通遠采采標蘭評直轡鮮不躓抑用

鮮偏宏微子慕微尚微子即無勸由慕蘭勿輕一篲少進往將

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是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灵運

等並有誠屬之言唯弘微獨尽褒美初灵運父美無才能為秘

書即早年而亡灵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灵運默然

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有同異灵運

默然言論自此衰止混歷位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

宋陶潛為彭澤令有高節嘗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

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

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以家負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患累俛俛辭世使汝幼
而飢寒耳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
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好書
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觀尔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
損故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恨汝輩稚小家
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雖然不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有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
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
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

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仁人七世同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日悠悠我

祖爰自陶唐邈其虞賓歷世雷光御龍勤夏承章異商穆穆司

徒厥族以昌紛紜國戰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撓

雲奔鯨駭流天集有眷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

夜顯茲武功叅誓山河啓土開封壘壘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

原蔚蔚洪柯郡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嘿語運固隆汙在我中

晉業融長沙陶侃封長沙侯潛祖曾也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

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汝

始直方三臺專和千里潛祖茂為昌武太守於皇烈考淡馬虛止寄迹夙

運其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領漸華躋負景侯立三千之

罪無復其急我成念哉咏聞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時名尔曰
儼字尔永思温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屬夜生子
遽而求火几而有心奚待於我既見其生實歆其可人亦有言
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
賴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何叔度為豫章太守子尚之以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治渚及至即叔度謂曰聞汝來此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
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閑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
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
親舊無相窺者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為侍中左光祿大夫子恢之被召為秘書
郎敬弘為永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
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敬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顏延之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
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語竣曰平生
不善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
拙也延之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
不遠也五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尔在庭若立履
之方規鑿之明已烈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
乎生灵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盖
以罔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
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得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

加嚮私塞不能合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指情反道
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
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判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
咸以可以承志况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
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為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亦友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
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息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
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夸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
一時休之茲沖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
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福在虛求不可校
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大理積出而言稱未
達論問宣茂而不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辨畫所
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
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缺之望
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十八所指無病自
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志能預有文論若
不練之多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
呻吟於墻屋之內喧囂於黨庠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如語以敵
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取適值尊明臨座稠覓博論而
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慌若迷塗失偶壓如深夜撤
燭街聲如氣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喪耶
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以怨誹為心者未能達無心究得喪

多見誦耳此蓋減獲之為豈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
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
常人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
而取陷庸品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
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
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
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
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蠶
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願尤其
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擗責雖有勤恤之勤
而無雨沾日暴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冗議
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
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
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後其煩務使威
烈雷霆猶不禁其非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
其邪故曰孱馬則差的馬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
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謂所野陋而不以
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迭成差品遂使業習移
其天識世服沒其性灵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
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與有龜齊侯茂寒大馬有秩管燕輕
飢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
急仁恕之功豈與天比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

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尔
眇猶未為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
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譁適坐之方然矣故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
其意使言必詳慰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
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尔其謹哉嫌或疑心誠亦難分豈惟厚貌
蔽知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耽愛
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
作典明慎議獄而儻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薄倍異價
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
又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
狂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不可間每存大德無
挾小怨率此性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也而非
病者希病而遂責者幾既青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
妄發其惟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也而不背者鮮矣
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背既將受其斃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
意可為中和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得積取無
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瞻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母受如
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弃素之方
動人勸慕傾人顧眄可以遠識奪黠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恠知
生於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教
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

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
無叶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皆壽人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
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遵命愈難誠道愈堅古
人耻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惟之煩濁氣之高蒸故
其為割則燠心智耗貞積傷人和犯天情雖生必有之而生之
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挂懷蠹而殘柱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
柱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生矣是以中
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
藥之者常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焉頭盡誠難每損可
易能思每捐亦明之矣夫嫌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
事於人者無執入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誣人為有非矣不以
人之所失矜我能之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下能弁恭之敵悅彼
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頰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性分而已流言
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竿防應物之方必出於己或
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
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
言言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鹿麋或亦神心
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蘆深識遠者何能不移
其澡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營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
遠則怨浮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
義必憂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立岳一言

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有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箱篚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蚤稼者就之唯艰則物之所鄙唯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常為德不慕厚賞有惜者以理會有常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無惜斯見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常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休事則懇蘄結納及聞不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疊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歎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極而輪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灵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生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迴遑顧慕唯數紀之中此耳以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灵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徃哲勿謂是賒日繫斯密若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日不然其誰與歸偶懷所

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
奉政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宋孔顛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顛弟道存從徽頗營產業二
弟請假東還顛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般皆是緜絹紙席之屬顛
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
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
燒之燒盡乃去
蕭思話為開府征西將軍其子惠開為太子舍人時與汝南周
即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後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權表
乞解由此忤旨免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子峻
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子不幸與周即周旋理

應如此杖之二百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七

訓子第二

南齊劉懷民平原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善明子年四十
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事懷民謂善明日我已知汝立身復
欲見汝立官也

王僧虔為侍中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齊度小過僧虔視之不
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李
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
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所言觀行莫此不復虛耳吾未
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
徒業就玄玄自當小羗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言何容易

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幼至老
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
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
言士此最險事設令表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
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言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
不鮮即輸都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袞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
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
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倖造化郭象言類懸何
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
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袞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
以何為長而終日自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吾不學無以為訓

聊以為比然重舉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
議亦當云吾不學在天地間可喜戲何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逐
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令尔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
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不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
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皆是汝足知此不
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
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
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越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
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王
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分蔑尔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体
或父兄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故盖讀數百卷之書耳吾今悔

無所及欲以前車誡尔後乘也汝言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

累牽役中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即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

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擣撻志輩

志輩為僧虔子
志及擣寂等 異

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尔身已功豈

復閔吾邪愧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

略叙胃懷耳

王志侍中特進僧虔子其弟寂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志謂之曰

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卒為寂

秘書郎

呂安國為湘州刺史有疾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
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駟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

衣官也

陳顯達為侍中鎮軍將軍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復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

張融為司徒左長史永明中遇疾為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体但以有体為常正當使常有体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其体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文章体亦何嘗慎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辭多出此事不羈不忤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踈異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以汝若復別得体的者吾不拘也

吾義亦如文造次畱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沫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四法辯此盡遊平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銅為吾每以不爾為恨尔曹當振網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擇存焉父書不讀况文之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尔旨吾之体英變也而屢竒豈吾天挺盖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

周顥為中書侍郎有名於時子捨幼聰穎顥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

王騫大尉儉之子為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掌

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本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梁韋叡為護軍將軍散騎常侍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
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猶弗
之逮也

徐勉為中書令韋為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韋居貧素
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直言非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幸藉先門風
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
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
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欲舳舻運至
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
其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
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
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任等既應營婚又須注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介者亦復以有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
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
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是矣定誰室但不
能為培塿之山聚石移粟雜以化卉以娛休沐用託性灵隨便
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
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保貨與韋黯及

獲百金或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
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
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
湖棗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
述此事非有老心蓋是事意所至耳憶謝灵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以分汝營小田舍
親累既多理亦湏此釋氏之教以才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
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志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曷
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髡歸孔
子曰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便貽
嗤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瞻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
已或馮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其赴
塵軌衰沒晨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
樹已拙自崇常背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
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
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
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
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体寬愉為器者大
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
物將息懲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
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方與之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

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汗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焉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念必有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為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生榮生飢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也凡養生之具豈聞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苦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由於外是以稱休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食非粒食息耗意有盈虛耳况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八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飢崔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被量渾四

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所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且忽略以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聊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躡道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且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湯水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溢庾盈箱余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命吾知也記

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述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王筠為秘書監光祿大夫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兩父子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用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謝幾卿為威戎將軍南平王長史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簿歷官祭酒主簿

王褒著幼訓以誠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騎射若乃立冬脩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其墻仞門無糝雜坐闕踞啣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外堂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誠進退脩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俾等差吉凶隆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竒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隨支体黜聰明棄義絕仁雉形去智釋氏之義也義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辨果俾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脩老釋之誼江左以來斯業不墮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何昌寓為侍中驍騎將軍從子照常慕恬退不樂進仕昌寓謂
日永黜皆已高蹈汝無宜復尔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求黜皆
何氏諸從也

後魏源賀為太尉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
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母傲恠母荒怠母奢母嬖如疑思問言思
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
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犢足申孝心留
靈明寇一無用也

刁雍為特進往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
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陸崇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楊椿為太保待中致政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
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
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僧樾
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立
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何公時服飾見翁
着布衣韋帶常約勅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
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
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如吾
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
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
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

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勅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太瞋嫌諸人多有依勅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者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不以言蒙賞及二聖問言語終不敢輒尔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高祖謂諸王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十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登位待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不為奢淫僇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

觀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年吾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崔光韶為廷尉卿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湏合也然贈賻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湏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灵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弟頃罹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

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甄琛為黃門侍郎時李謚博通諸經不就徵辟琛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迹何不就業也北齊魏收為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以子姪小年申以戒屬著枕中篇其詞曰吾嘗曾覽子之書其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頌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佛倚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擠踵而不驚九咳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止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

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尔亦人事
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收之以嗜欲牽之以名
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至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
至然則知至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
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誦諛無所先稱內
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主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蓋
期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
動流俗挾陽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
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
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
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
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
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
愠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
於斯鬱為羽偽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
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徼
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起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躄乃
喪其貞吉可不晨歎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
而失宜諦其言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因徑
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罪為己信私玉
非身寶過涅為緝踰蓋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
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

幾慮微斯云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遽瑗識四十九年非
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秋覆一簣進及於萬仞
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從夜則虧槿榮
于枝望暮而委夫奚益而不損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
唯居德者畏其甚体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群謗集任重而衆怨
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
我不可而覆無曰念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
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順險能可走也
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歌噐留後
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宋遊道為御史中尉兼大府卿剛直使氣每戒其子曰屯蹇性

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顏之推字介為黃門侍郎撰家訓二十篇行於世

後周于謹為太傅太宗伯參議朝政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子
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賀若敦為忠州刺史鎮巫谷為晉公護所怒徵還逼令自殺臨
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
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隋牛弘為右光祿大夫弘嘗謂其諸子曰吾受非辜之遇荷恩
重深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

趙軌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
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

宜以為誠
房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疊上不倦經於涇
楊令

裴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
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
情世事後入唐朝官至兵部尚書

唐李襲譽為太府卿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好貨財遂至貧乏然
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事之
可以充衣江東所寫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但能動
此一事亦何羨於人

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故集古今
聖賢誡子書於屏風令各取其一因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
名又云我家累業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遵

王友貞琅琊人素好學於九經讀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
劉晏善訓諸子咸有學藝

李叔明建中初為東川節度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有功叔
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勲放識
者嘉之

穆寧通達体命不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
為大直道而已情無為誦吾之志也

張茂昭為武寧節度使自祿山之亂兩河繼為阻命之
表謂舉族歸闕遣其妻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馬將行戒之
茂昭

曰尔曹將侍親出易定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染吾無恨矣
田融魏博節度兄之子與幼孤融睦友而教導之會軍中分曹
習射以角勝負興發矢連中融退扶而責曰尔不能自晦取禍
之道也故興於暴亂之時能全其身而致其位

及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為吏即

守朝廷察初誠不忍離其兄故特授焉

令狐章為義咸軍節度使臨誡子以忠孝守節

柳玘為御史大夫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已以無能而望人

也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欲潤雖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友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耒去老與驕庶幾滅過蒞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言養人直不近禍庶不故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甍之膏血夏楚雖用不可忽褊狹之胷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
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憎前
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頰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
之倭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
銷劉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其四崇尚慢遊耽嗜麴蘖以啣
盃為高致以動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
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
甚於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巫鑿莫及前賢明誠方冊具存近
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已下脩詞立學者躁進患失思展其用
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無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
聖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孰為君子焉

韓叔豐華州節度使建之父乾寧末建逼昭宗殺中山都將李
筠教近衛諸軍害其八王冊德王為皇太子及李瑋奔入鳳翔
兼領同州乃修南莊起樓觀欲為南內行廢立之事叔豐見其
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白丁乘時危亂位至方牧不能感君
父之恩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其廢位覆族在旦暮矣吾
不如先自裁免為尔所累由是建稍稍而弭其志
後唐符存審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掌戒諸子
曰予本寒家少小携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
也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
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

劉玘魏州人歷令錄子贊幼有文性玘誨以詩書志學之年夏

月青布襦單衫玳每食肉食別於牀下置蔬食以飲贊謂之曰
肉食之祿也尔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
繇是贊既及冠有文辭三十餘舉進士

錢寬杭越節度使鏐之父鏐嘗於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
麗歲時遊於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寬每聞鏐至竄避之鏐
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魚為事未嘗有貴達如
此尔為十三州上將三面受敵與人爭利吾所以不忍見汝
矣鏐即泣謝之

晉高漢筠在常嘗山戒其子曰吾遊歷多矣觀風俗淳厚以經
術相尚罕得如此地者教子訓孫可謂終焉之計因負郭鑿荒
為田種樹成圃凡議婚嫁必接士人竟葬於常山從其欲也漢
筠官至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

漢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大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佐後
唐武王莊宗有切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
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
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
立捕斬之常誠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違
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八

知子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蓋天性之親氣類昭合故肇自髫鬢
 至於成人或端厚不群俊逸特異至性孝友情識超邁稟賦所
 及斯可見矣至有天性兇狠體質庸鄙雖加教勗罔或悛改以
 至先請其罪免於從坐斯又明於藻鑒不私其親者也施及
 同氣以迄宗黨所觀厥為察其所與終善終惡信而有徵咸附
 子篇用徹厥後

楚若教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知政也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

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乎及令尹子文卒後子越為令尹遂烝野將

攻王野邑楚子與若教氏戰於臯澣臯澣楚地遂滅若教氏

伍奢楚大夫平王囚伍奢將誅之費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

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

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

廢而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心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

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

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

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具歸死

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

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幾危楚人遂

殺伍奢及尚

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无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悔毋留即弟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

齎獻遣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素信莊生日金為柰何莊生日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

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周景王時將鑄大錢又至虞夏商周金幣三苜或赤或白或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錢者金帛之名所以資貨物通財用也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古而然矣

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灵帝或逆內張成能侯風角知將真赦教子時河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

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
今請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君自入室取
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
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
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
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金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
令朱公子竟特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
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
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粟
聖驅良遂狡兔狡一作如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

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
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已望其喪之來

趙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奢言兵事奢不
能雖然不謂善括母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輕易言之使趙不將括
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以括代廉頗為將悉更約束
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絕其糧道四十餘日軍餓括自搏戰秦軍射
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上悉坑之

漢張敞為京兆尹弟武拜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踞為
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
至
關戒吏自問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
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漢法冠也故踞柱後惠文以纓裹
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

謂之解廌為解廌一角今冠兩角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以解廌為名耳纒即今方自紗

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故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丙吉為丞相子顯少為諸曹掌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

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後顯為大僕與官屬大為姦利減千餘萬帝以吉舊恩止免官奪邑

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駟及行道館舍也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

處置什器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覘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

不教戒惠吏職之意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

可問而知及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後漢馮况字長平余字聖卿負字季主援之三兄也並有才能

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掌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况欲就邊郡畜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况况教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

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折像廣漢雒人家富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人或諫之像曰今

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智者咸服焉及卒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

魏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思之曰汝大必為將卒口授兵法數萬言位至建威將軍令狐邵族子愚字公始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即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始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陵謀廢立

家屬誅滅邵子華時弘農郡丞以屬疎得不坐

陳寔子群為兒時寔常竒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後至司空

鍾毓會兄也司馬文王遣會征蜀毓密啟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後會果謀反會所養兄子峻迪等下獄當伏誅故宥

峻等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荅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蜀寵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為軍師中郎將

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為軍師將軍美聲洋溢有

過其實

吳諸葛瑾子恪名盛當世大帝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家也時大帝置節度官使典掌糧軍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恪季父亮聞之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人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大帝即轉恪領兵

鍾離駟之弟牧接船都尉緒之子駟上計同吏與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牧後為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張傲後主天紀中為司直中即將以姦情發聞伏誅初傲父為會稽山陰卒知傲不良上表云若用傲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皎許之傲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傲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晉王祥二子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恋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位至太保

石崇字季倫苞之子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後至衛尉財產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後至汝南內史

素緜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父靖每曰緜宗廟之器非簡禮之

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懷帝蒙塵以為驃騎大將軍左僕射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

不老不見其成長耳玠後為太子洗馬

陽裕字士倫右比平無終人少孤兄弟皆早亡單孺獨立雖宗

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

佐時之良器也後為段遼中軍將軍

陳敏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

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後與母及妻子皆伏誅

王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眉目踈即性簡脫有鑒裁學左氏口

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一云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侯

戎輒託疾不見敦后果為逆亂又戎從弟衍字夷甫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

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夷甫位至大尉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從弟澄字平子衍尤重

澄及王敦更敦當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子處

重第三子嵩度觀字處仲王敦字澄嘗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大雋衍曰誠不如

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澄為元帝諮議參軍為王敦所殺

顧和字君孝侍中眾之族二子歲喪父搃角便有清操族叔榮

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

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後至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約元帝時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

周顛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生顛嵩謨常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於世唯阿奴

祿祿當

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如其言

荀崧字景猷羽林右監顯之子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齒時族曾祖顛見而竒之以為必興顯門後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陸暉字士元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後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主義之少敏悟及長辯以骨鯁稱深為從伯敦導所器

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字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羲之位至右軍將父見而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矣後為左禦衛大將軍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捷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

李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軍志不仕

梁彥光後州荊州刺史顯之子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後至相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知之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素官至司徒

楊玄感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宇文述為大將軍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於弟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

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潘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恩亦當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流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命帝法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後智及江都弒逆

唐楊岳隋尚書令之弟岳大業中為万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叶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為逆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煬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以為留守所殺子弘禮等遂免從坐

王珪字叔玠幼孤惟雅澹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於貧賤体道履正文不苟合叔父顯當時通儒有人倫鑒嘗謂所親曰門戶

所寄唯此兒後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
劉山伯河間景城人弟武周為人驍勇善騎射交通豪俠山伯
每誠軍會稽內史

謝玄封康樂縣公子瓊嗣瓊早卒灵運嗣瓊少不惠而灵運文
藻艷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瓊瓊那得不生灵運

桓温諸弟中冲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
前秦王猛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歌令出繼宗
猛見而奇之日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
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後至安西司馬征虜將
軍

宋劉鎮之毅之從父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嘗謂
毅曰汝破吾家毅甚憚之後至衛將軍荊州刺史被誅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武昌太守思之子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
後言叔父混名為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灵運瞻
曜晦弘微並以文義賞會瞻等才辯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
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皆
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納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
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

臣欽等曰阿遠謂瞻字宣

遠也阿客灵運小字客兒 曜恃

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
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

造六十必至公輔

羊玄保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文帝好與玄保基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尚何召我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極佳光景當得劇基玄保常嫌其輕脫去此兒必亡我家戎官至通直郎與王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

顏延之琅邪臨沂人為光祿大夫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

范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後至太子詹事謀反誅死果如晏言

王蘊字彥深小字阿益大中大夫楷之子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群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為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楷弟景文甚不悅論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後果斬於秣陵市

王玄謨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大尉彥雲之風後至右光祿大夫遷南豫州刺史

王僧虔伯父弘為大保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劉懷珍小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為南頓太守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九

總錄部 六十九

知子第二

南齊垣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後至五兵尚書

張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緒位至太子詹事師

袁彖字偉才小字史公武陵太守覲之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覲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顛從叔司徒粲勇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徐陶仁為給事中子文景在東宮多不法陶仁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正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大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顧憲之為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其祖覲之宋世當為吏部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梁韋叡伯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

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成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
功業皆莫汝逮也後至護軍將軍

王茂祖深為北中郎司馬茂年數歲為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
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後為司空

謝朓祖弘微宋大常卿父莊齊光祿朓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
水賦詩使朓命篇覽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
為後來達特莊笑曰真吾家千金也

何敬容特為從兄喬所親愛喬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
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

何照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

等曰衛玠字叔寶杜文字弘治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位至太子詹事

劉虬謂子之遴必以文興吾宗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
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之遴位至南郡太守

裴之高頗詩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遠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遠
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位至特進光祿大夫

劉孺叔父瑱為義興郡守攜以之官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
吾家之明珠也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
曰必興吾宗後至侍中特進

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景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
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徵位終南蘭陵太守

丘中孚字公信少好學從祖灵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為千里駒
也後至豫章內史

丘遲字希範父灵鞠有才名遲八歲便屬文灵鞠常氣骨似我
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遲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徐孝嗣謂之孝
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後至散騎常
侍大子中庶子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步兵校尉為世碩儒深幼瑒
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兒當以明經致貴後至
金紫光祿大夫

江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能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節兒
必興吾門後至光祿大夫

王瞻字思範宋大保弘從孫也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
受業時有妓經其門同學皆出覲瞻獨不視習初誦如從父尚
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
中吏部尚書

陳同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叔父侍中護軍拾所養年
十歲通老子周易拾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覲汝神情穎悟清理
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後至右僕射

周確弘治之子美容儀博涉經史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梁
大學博士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褒嘆曰此兒
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位至吏部尚書

魏中後山王彛子熙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
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後果坐誅

崔道固大山太守輯之子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為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征南既至彭城李武以為從事

房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做僕終當大其門戶後終濟南太守

李冲字思順燉煌公寶之少子少孤為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常方為門戶所寄後至僕射

宋弁為禮部尚書有二子紀維見元又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歆謀逆立清河王懌天下人士莫不怪忿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踈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

李神雋少有瞻略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余朱兆榮之從子鹿脱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瞻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後為柱國大將軍

余朱天光荣從祖兄子少武決善弓馬榮特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未榮將擁眾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並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孝明終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榮將討葛荣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

我心

高緒字叔宗明悟好學父譙之常謂人曰具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後為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司兵參軍為府王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之引自隨常令總攝數郡李琰之子景珍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仲雅尤歎異每曰異吾宗者其此兒乎常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後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袁躍字景騰尚書翻之弟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後為大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李訢北幽州刺史崇之子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後為司空侍中

北齊房謨為驃騎大將軍謨前妻子子遠險薄甚嫌之不以為子例時以為謨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陳其事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父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度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毀焉

高昂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劔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逆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後為司徒封京兆郡公

盧勇字季礼父壁魏不邛太守初與從兄景裕俱學父叔同稱

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礼當以武達與吾門在此二子也

白頭景裕也後勇為揚州刺史景裕為国子博士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

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後為僕射儀同三司

徐之才為僕射長子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

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侍中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于

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

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

甚察惠從今已後更歔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

昆季就學者二十餘人學庭前有榛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

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

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

獨處其中常銅盤且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屬諸子自汝輩但如

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

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

後當求之千里外特後終進驃騎大將軍

邢邵字子才年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万余

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後為

尚書令加侍中

後周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大祖時群盜蜂

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顛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

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顛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

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兇羊時瞻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後至中州刺史

尉遲迥父侯瓌性弘裕有鑒識尚大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迥侯瓌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尔各宜勉之迥後為柱國大將軍迥弟綱後為大司空陝州總管

宇文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伍并折阜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如此於後必為名將後從戰河橋及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終司命中大夫

李稷字顯慶為武衛大將軍雍州刺史宇文護執政稷兄遠及其子稹俱被誅稷當從坐先是稷知稹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陰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稷曰顯慶吾不月汝言以至於此將復柰何稷以獲免除名為氏及其子弟亦免官

隨于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驍武就學耽閱不倦其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族矣後官至光祿大夫

房彥謙字孝冲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後至司州刺史

陸知命以陳平功拜儀同三司親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淑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

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

薛世雄為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政守之曰汝不擇交游終當滅吾族也教馬辱之隨末作亂伏誅蘇震京兆武功人也少以門蔭補千牛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年未志學有老成人風伯頊異之嘗謂所親曰吾家有子矣後為河南尹

任懷字瑋廬州合肥人陳竦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爾門戶所寄唯在瓌后終通州都督

韋叔夏京兆万年人隋大信郎國公孝寬之孫也叔夏幼而博涉經史尤精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汝能如大丁父繼承相業矣後終國子祭酒封沛國郡國

崔液混之子也液尤善五言混歎曰每見汝詩如神龜也海丁即液小名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高之遜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大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法操其群從兄弟竟飾輿馬以侈馬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歎異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後為吏部尚書平章事

李造遜兄也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講習不倦造知二弟賢為營丐成其志業兄弟同致休顯

漢李崧字大醜幼而聰敏其父有表許之鑿嘗謂宗人李鱗

曰大醜 處竒形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君誨激之後
果至公輔

李周邢州人父短嘗謂周曰邯鄲七接戰國用武之地時事未
寧汝果勇抱義當以軍旅之事與 下沃後周以軍功歷點邵
徐安雍汴六州節度權開封尹卒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一十九



